

主编 / 董曼杰 指文号角工作室 中国海军史研究会

著 / 查攸吟

关注海域局势 · 了解海战历史 · 传承海洋文化

MOOK
005
1604

海战事典

← 二战德国的巡洋作战 →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主编 / 董曼杰 指文号角工作室 中国海军史研究会 著 / 查攸吟

关注海域局势 · 了解海战历史 · 传承海洋文化

海战事典

MOOK
005

← 二战德国的巡洋作战 →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WENSHICHBANSHE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战事典. 005, 二战德国的巡洋作战 / 查攸吟著

--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472-3560-7

I. ①海… II. ①查… III. ①海战－战争史－世界－
通俗读物 IV. ①E1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5266号

HAIZHAN SHIDIAN ERZHAN DEGUO DE XUNYANG ZUOZHAN

海战事典 005：二战德国的巡洋作战

作者 / 查攸吟

责任编辑 / 吴枫 特约编辑 / 曾巧

装帧设计 / 周杰

策划制作 / 指文图书 出版发行 /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 130021

电话 / 0431-86037503 传真 / 0431-86037589

印刷 / 重庆大正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 14 字数 / 214 千

书号 / 978-7-5472-3560-7

定价 / 39.80 元

海洋，人类光荣与梦想的战场。从不列颠到美利坚，一个个大国一次次不停验证着“谁拥有海洋，谁就拥有整个世界”这个亘古不变的真理。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我们正在积极发展海上贸易、维护海上权益。因此，了解海上战争的历史，洞悉海上博弈的玄机变得十分必要。《海战事典》是军迷们了解海战及海洋军事文化的宝典，希望该系列读物能够刊载更多精彩文章展现海洋文化的魅力。

——军事科普作家，江泓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人民海军军官后代的我，从小生活在著名的军港小城——旅顺口。这里的每一处遗迹都是海上战争为这座小城铭刻的深深印记，它们牵动着人们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关于海洋意识与海洋权益的深刻思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也不该再次忽视海洋。但如何才能真正汲取历史的教训，又如何才能探寻到一条正确的深蓝之路？我相信，《海战事典》这本看上去很普通的书，一定会成为一扇打开历史记忆的窗，一座连通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人们可以通过它，找寻到自己的答案。

——中国海军史研究者，张义军

一个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必须要对海洋投以足够的关注，曾在海洋上发生的交流、冲突和战斗恰恰是对历史经验的一次次总结，它们从未随涛浪平息，而是形成并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海洋意识觉醒的基石。《海战事典》正是一本海洋历史的索引，是一个了解海上往事的渠道。

——海军史、海军舰船研究者，顾伟欣

“无海权如人无手足”。古往今来，为了将主权延伸至海洋，以获得更多的控制力，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强大的海军，他们既谱写过壮丽的海战诗篇，也创造过传奇的海洋故事。《海战事典》正如沧海拾珠，将这一段段精彩的历史串联、汇集至一处，相信每一位读者在阅读后，都会大呼精彩过瘾。

——资深军事编辑，刘晓

即使21世纪已被广泛称为“信息的时代”，人类最普遍选择定居、发展生产的地域仍然是各大洲的沿海地带，联结其间的繁忙海上航线仍然需要强大海军的护卫。《海战事典》为广大海军爱好者精彩描绘历史中发生于海洋上之激烈搏杀，希望启发更多国人关心我国海洋权益之保护。

——指文《军鉴》工作室主编，潘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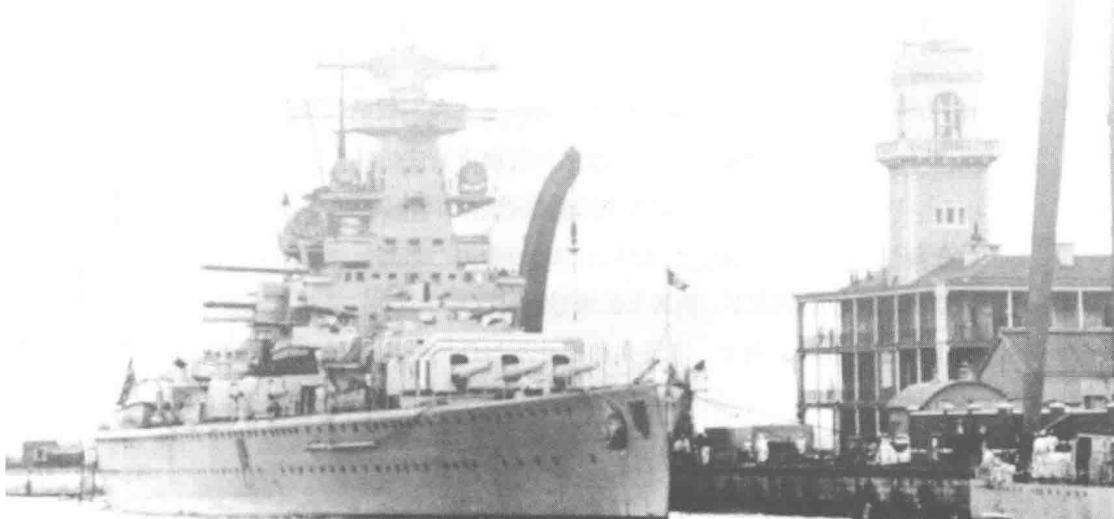
- 1 前言：野心
- 17 “北方出巡作战”及柏林作战：海上大绞杀
- 69 莱茵作战：短暂的“俾斯麦”传奇
- 136 莱茵作战：黄金依然沉睡
- 198 雷霆－瑟布鲁斯行动：落幕

前言：野心

“海上交通线是英国的生命线，不仅军事与海军力量，甚至经济命脉与整个国家的存亡，均与海上交通线的安全和巩固休戚相关。因此，德国海军的基本兵力，应用于破坏这些交通线，即——击沉、击伤或者瘫痪英国及其盟国的商船……”

这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首任海军司令埃里希·约翰·阿尔伯特·雷德尔（Erich Johann Albert Raeder）于1927年至1928年发表的《外海巡洋战争》一书中所阐述的他所构想的海上战略，即有关下一场战争中德国海军应当采取的基本战略。而就如何贯彻这一策略，雷德尔接着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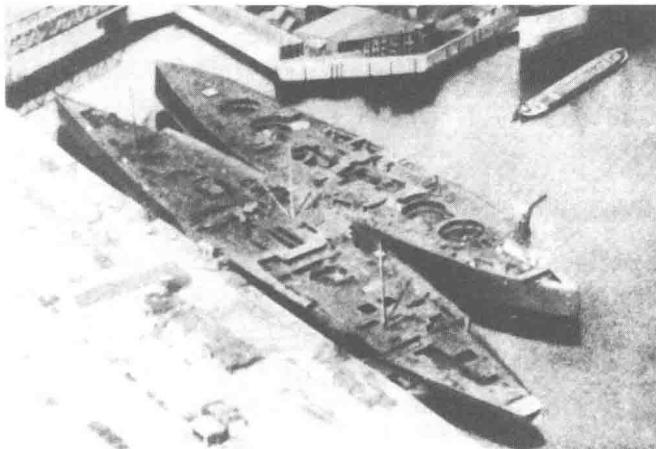
“实现这一任务的决定性手段之一，应以巡洋舰和辅助巡洋舰进行大胆而坚决的作战行动”。在当时，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在德国海军内不算少数。“今后，具有强大巡航能力的现代巡洋舰所起的作用，可能将大大地超过潜水艇，巡洋战役的规模和它对整个战争的战略意义，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为广泛和重要”，这是雷德尔的同僚格劳斯在他的名为《根据世界战争经验论海战》一书中的观点。



雷德尔的观点在德国海军内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格劳斯在他的著作《根据世界战争经验论海战》中这样写道：“……唯有‘巡洋战争’才能使海战区域扩大到整个海洋，以突击敌人海上交通线的手段，来动摇敌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而发起这种“巡洋战争”的武器，并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潜水艇，因为在今后，现代巡洋舰可能会比潜水艇起到更大的作用。

根据马汉式的经典海军战略思想，海军的价值在于控制海洋、夺取并保障制海权。强大的海军力量将有助于其所属国家对于海洋的有效支配，并在有效支配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其带来的利益。在这一思想中，夺取制海权才是海军战略的根本目的。马汉的理论只是近代海军思想中的一家之言，虽然在诸多场合内被奉为金科玉律，但却是一个执行起来代价高昂的战略原则。事实上，德国海军在战前（也是在之后的战争中）采取的海上战略，与19世纪末曾一度盛行的海军“新学派”思想颇有几分相似。“新学派”思想主张以大量轻型雷击舰担任海上力量的中坚，鱼雷艇在负责海岸防御的同时，还承担着突破敌方海上力量近程封锁、协助己方巡洋舰突破封锁执行破交作战、掩护主力舰队和敌小规模舰队交战的任务。当然，大量集中使用轻型雷击舰艇亦能起到封锁特定海域的效果，进而掌控局部海域的制海权。

“新学派”出台自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当时正值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于德国，对外肩负巨额战争赔款、对内承担各种社会重建重任。法国方面对继续投入巨资到海军建设上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之这一时期新式武器鱼雷问世，使小型舰艇也具备了可以和大型主力舰一搏的能耐，进而使力不从心的法国人看到了独辟蹊径的可能。当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法国海军还是愿意建造以主力舰为核心的常规海军舰队，至少在普法战争之前的十数年内，法国海军一直致力于和英国进行主力舰竞赛。德国的情况也一样，《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海军的规模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并做出了不允许配备航空母舰、主力舰排水量低于10000吨、主炮口径不得超过11英寸等硬性规定。种种限制之下，德国无法通过走马汉理论这种“正道”来发展他们的海上力量。虽然表面上，魏玛共和国并不与任何欧洲邻居为敌，但是潜在的战争风险依然存在，而制定各种可能性高和可能性低的作战计划及战略准则，



■ 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后，德国海军的未成战列巡洋舰“腓特烈亲王”号的船壳（靠码头一侧）。外侧是未完工的巴伐利亚级战列舰“符腾堡”号的船体。图片摄于汉堡，1921年，解体之前。



■ 凡尔赛和谈期间，拘押在斯卡帕湾内的公海舰队74艘各类舰艇的大合影。这些船在不久之后尽数自沉于湾内，从而宣告了德国大海军战略的破产。

以应对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这也是国家武装力量存在的根本价值。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野心和实力不相称，或者有着远大志向却力不从心的角色存在，马汉的战略对于第二帝国时代的法国、魏玛时代的德国而言未免太过不切实际。正如古代智者所说：“伟大的帝国不是用谦和来维系的”，追求国防安全亦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基于这种意愿，魏玛共和国及它的海军选择了同半个世纪前法国人相似的海军发展道路，而不是去构筑一支专守防御，以保卫德国港口为目的的舰队。在20世纪20年代末，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海军可以逐步汰换舰队中最老式的几艘战列舰^①。《外海巡洋战争》的作者雷德尔从1928年开始担任德国海军司令一职，他上任之初带给海军的礼物便是德国下一代战列舰的设计草案。草案一共4个，其中3个设计是拥有250毫米装甲、18节航速、航程不超过1800海里的近海防御战

^① 一些前无畏舰时代的老朽。

列舰。这些设计的区别只是主炮的联装模式，而最后一个版本，是一种只具备 80 毫米装甲，但航速超过 26 节，续航力更是可达 12000 海里的小型远洋战列舰。结果是毋庸置疑的，德国海军将领们几乎一致选择了最后一种方案，因为没有人愿意德国海军的舰队，以一种可笑的

“北海铁皮鸭子”形象展示

于世人面前。而这份远洋方案，将在下一年化作德意志级袖珍战列舰的设计蓝图。

尽管得到了海军的一致拥护，但是更替旧式主力舰的希望在议会里遭到了一定的阻碍。当时正值 1929 年~1931 年期间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议会里充满了“要袖珍战列舰，还是要孩子的奶粉”之类的质问声，然而魏玛国会最后还是以 255 票对 203 票的优势通过了建造议案。对于这个结果，德国海军感到欢欣鼓舞，他们认为这是一次重要的胜利。依照雷德尔的战略，袖珍远洋战列舰已经成为德国海军未来战略中关键的一环。海军坚信，传统海战过于注重战舰编队，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舰队作战已经成了昔日之影——大型舰队非常容易被侦察到，在海战中也缺乏灵活性。而即将建造的袖珍战列舰航速超过 26 节，除了英国海军的 3 艘老式战列巡洋舰“无敌”号、“声望”号、“胡德”号之外，快过其他所有海军国家的全数主力舰^①。比德意志级航速更快的巡洋舰和驱逐舰，都难以和其配备的 280 毫米舰炮一较高下。袖珍战列舰灵活而快速，数艘这类战舰可以随时在海上组成小型舰队执行特殊任务，解编后又能凭借高航速、大航程的特性迅速撤退，实在是契合“外海巡洋战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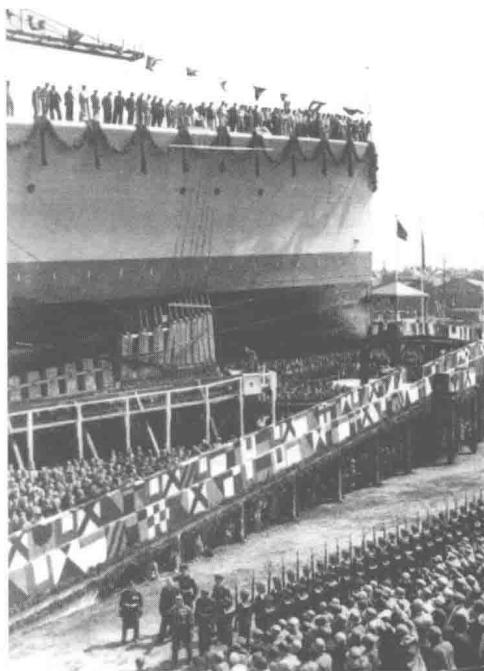
■ 1925年1月7日，魏玛共和国新建的第一艘用于汰换老舰的新船——轻巡洋舰“埃姆登”号。严格的和约限制使这艘船的武备和设计只能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模式，即便在当时已经落后。

^① 显然，德国人没有把日本海军的 4 艘金刚级战列巡洋舰计算进去。

的不二选择。

袖珍战列舰的第1艘，即德国海军建造序列中的“战舰A”——“德意志”号的船体，于1931年5月19日建成，而当时的德国还在继续承受经济不景气的痛苦。在下水典礼上，当时的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说道：“在这次典礼上，德国人民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尽管我们身上还套着和约的枷锁，经济也很不景气，但是我们有能力保卫自己和平的家园，更有能力捍卫我们的荣誉！”德国海军要更替被《凡尔赛和约》许可保留的全部6艘老式前无畏舰，通过一揽子的5年拨款计划，这些拨款将用于建造6艘类似的袖珍战列舰，6艘新的巡洋舰，以及几个驱逐舰编队。就在“德意志”号下水的那会儿，袖珍战列舰的第2号舰和第3号舰，也就是后来的“战舰B”^①与“战舰C”^②已经开始建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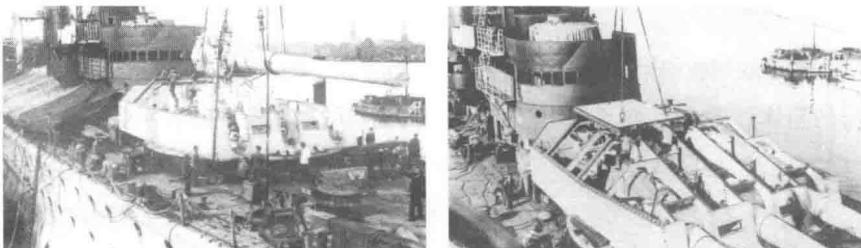
各国舆论对德国的袖珍战列舰讨论激烈，无知而又喜欢炒作的军事记者纷纷对德意志级大加吹捧，英国和法国甚至掀起了要求建造类似舰艇的舆论风潮。而英国海军并不为之所动，皇家海军虽然已经衰落，但还不至于沦落到靠破坏别人的制海权来定义海军战略的地步。至于法国海军，由于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陷入了长期的政治混乱，政府更是跌进了



■ 装甲舰“德意志”号盛大的下水仪式，魏玛共和国的首脑尽数出席。总理布吕宁将这次下水仪式看成了振奋德国国民，摆脱经济危机的一次契机，故对其大加宣传。

^① 后来的“舍尔海军上将”号。

^② “施佩伯爵”号。



■ 吊装火炮安装炮塔中的“德意志”号。由于其种种特性，外电将其称为“袖珍战列舰”予以热炒。

10个月一届的怪圈，所以对新式主力舰的建造和海军计划颇为懈怠。不过在袖珍战列舰和当时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扩充海军的刺激之下，法国海军决定建造新的小型战列舰，也就是未来的敦刻尔克级。敦刻尔克级技术指标的拟定，充分考虑了抗衡意大利海军重建的老式战列舰和德国袖珍战列舰的要求。

上面已经说过，雷德尔是德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基本战略的缔造者，他的“巡洋战争”理论指导了德国海军水面舰队，甚至是潜艇部队在二战期间的作战活动。但是必须看到的事实是，当一个因为现状而被迫另辟蹊径发展海上力量的势力重新站稳脚跟之后，必然会回归到马汉的老路上来。依然是那个法兰西的例子，在20世纪初，随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经济的日益繁荣以及政局的渐渐稳定，法国海军逐步从“新学派”过渡回传统海军的模式，法国海军拟定新的海上战术条例，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海军的预算内再次排入了成批的战列舰计划。而巡洋战争概念出台的背景，也是德国受到《凡尔赛和约》强力束缚，微弱的海军力量只能在缝隙中求生存的年代。

1929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席卷欧洲，刚刚凭借着大量贷款复苏起来的德国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失业和破产的人遍布德国各地。经历过战败的耻辱，刚刚看到生活希望的德国人从心理上需要一个宣泄点。人们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上一次世界大战战败时的情形，混乱的金融秩序和遍地的投机商……此情此景，使德国国内的复仇主义和排犹声势逐步壮大，灰色的德国纳粹党崛起了。1933年，随着纳粹党在大选中的胜利，阿道夫·希特勒被越来越出现老年痴呆症状的兴登堡总统任命为魏玛共和国的总理，纳粹登上了德国的政治舞台。

希特勒早年曾学习美术，贫困潦倒期间一度靠担任画匠谋生，和课堂里



■ 希特勒接受德意志联邦大总统兴登堡的任命，担任德国总理时的照片。灾难就此开始了。

不用功的学童类似，闲来无事的时候也喜欢在纸上绘制一些他心目中的军舰设计和构想，所以他也算是半个“海军爱好者”。1933年的2月，雷德尔首次和国家新的元首希特勒举行了会晤，并以一番“我们的海军扩充能力无限”的保证，使这个留着小胡子的“海军爱好者”非常满意。

当乌云笼罩着德国政治舞台的时候，德国海军的战舰更替计划仍在有条不紊地推进着。“战舰D”和“战舰E”^①也被列入建造计划之中，但在此时，有关这两艘船的战术定位，海军认为有必要进行适度的调整。经过了充分而细致考虑，海军对德意志级的性能和作战方式可以说是“比较满意”。然而正如上文所述，这种满意是建立在相对的基础之上，是基于《凡尔赛和约》的层层限制下迫不得已的“相对满意”。根本就不用怀疑的是，只要有机会让德国海军去建造正常的战列舰，难道他们会拒绝？海军一直希望能进一步提升德意志级的航速和装甲，使之具备除英国海军战列巡洋舰队以外舰艇中的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海军使用字母来代表他们的主力舰。德意志级首舰“德意志”号的代号为“A”，海军也将其称为“战舰A”。同理，“舍尔海军上将”号就被称为“战舰B”，“施佩伯爵”号是“战舰C”。



■ 幼年的希特勒，照片上这个看似无邪的孩子，却在后来将世界带入了可怕的混乱中。



■ 德国海军司令，海军上将埃里希·雷德尔，“巡洋战争”的倡导者。他算不上是一个纳粹分子，但也希望扩充德国海军，恢复第二帝国时代的荣光。

绝对战术优势，同时应当考虑“给德意志级装甲舰^①增加一个炮塔”，以确保其对巡洋舰类舰艇和在战术任务中的绝对火力优势。历来对大型战舰心怀好感的小胡子元首自然不会反对，有利可图的承建商更是不会拒绝，因为更大的目标意味着更多的利润。甚至海军还一度计划，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地将3座三联装280毫米主炮都换成研发中的双联装380毫米主炮——当时克虏伯的主炮车间已经在进行新式的38厘米口径SK-C/34型重型舰炮的镗制加工，试制工作非常顺利。这样一来，新建的战舰将摇身一变成为一种具备战列舰火力、战列巡洋舰航速，以及出色装甲保护^②的“准”快速战列舰。海军不清楚这样做会遭到外界什么程度的反应，更不清楚英国会对德国如此大规模的“僭越”作何态度。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这个念头在当时并未被付诸实施，沙恩霍斯特级依然按照先前的设计加以建造。

^① 德国海军内部的定义，德意志级和以后的沙恩霍斯特级战舰最初均被称为“装甲舰”(Panzerschiff)，1941年以后，前者被划为重巡洋舰范畴，后者被归为战列舰一类。

^② 沙恩霍斯特级的装甲系统存在缺陷，在防护方面并不能和后来真正的战列舰俾斯麦级比肩。

尽管德国有所顾虑，也没把事情做彻底，但这种新式战舰毕竟严重违反了《凡尔赛和约》中有关主力舰单舰最大吨位的规定，很可能会遭到来自英国方面的强大压力。不过，希特勒和他的政府并非毫无准备，他们决定先发制人……

欧洲的舆论并没有因德国海军的僭越而哗然多久，很快他们就被更火的热点所吸引。1935年，也就是两艘严重违反和约内容的战舰开始建造，随即被欧洲各国报纸猛烈抨击（其猛烈程度可以用现在的日本海军宣布建造航母来类比）的时候，希特勒的政府主动对英国做出了某种示好的表示：德国政府提议与英国订立单方面的协议，申明未来德国海军的登记总吨位将不超过英国海军的35%。

英国对此表示欣然，各方赞美之辞溢于言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军英雄大卫·贝蒂在英国议院内称赞道：“我要对德国人民致以衷心的感谢。他们向我们伸出了友好之手，自愿提出德英海军吨位之比为35：100……这个协议将使我们避免与世界上其中一个国家展开军备竞赛，对此我们十分感激。”



■ 编队航行中的英国战列舰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盛极一时的英国海军虽已逐渐步向衰落，但仍有着世界第一的庞大舰队。当时德国海军全数舰艇的总吨位不足皇家海军的10%，因此所谓的“自愿限制在35%”的保证，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只是大量建造新舰的幌子。

然而，这只是英国人的看法。也许英国暂时限制并消除了德国过度海上扩张的威胁，但就当时的德国而言，其海军舰艇的总吨位不及英国海军的 12%，这纸协议变相允许了德国可以将舰队规模扩张到英国的 35%——这意味着一次大规模的海军扩建。从另一方面来看，《英德海军协定》等于是给了德国一个堂而皇之突破《凡尔赛和约》限制的契机——既然已经和《凡尔赛和约》的主要缔约国家另外达成了妥协，那么德国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单方面遵守这一本来就颇不公平的和约呢？

有关《英德海军协定》的事情，这里必须再啰唆几句。通常来说，我们总喜欢将英国归纳为“目光短浅的绥靖主义者被野心家所愚弄”。隔断历史去看待问题，当然是可以得出这么轻巧的结论，但全面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后，不能不说这种观点是浅薄的。《英德海军协定》签署的年代，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系列限制海军军备的国际公约即将失效，当时英国海军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已经明确表露出不再续约的意愿。对于英国来说，这就意味着必须从日渐萎缩的国库中挖出巨资去应付海军无条约时代的军备竞赛。因此，英国有充足的理由去担心已经成为独裁政体的德国，会选择彻底抛开《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样去大造军舰，同英国海军一争长短。如果德国选择步日本的后尘，那么这个近在咫尺的欧洲强国，对英国制海权的威胁将远胜于地球另一端的日本。在这儿，政治上的需要是一回事情，单就情理而言，英方亦清楚《凡尔赛和约》是个极其苛刻而且不够公平的和约，况且这个不公平的和约已经限制了德国超过 15 年之久，即便德国选择直接背弃这一和约，虽然违背了法理，但却未必是违背“公理”的。而现在，既然德国在占据一定道义的基础上，又愿意主动和英国签署这样一份能保障英国海上优势的条约，显然表述出他们依然尊重国际秩序，并愿意做出一定妥协的事实。既然这样，以英国的立场，又有什么理由去拒绝呢？

1935 年 6 月 18 日，《英德海军协定》被正式签署。随之而来的是希特勒、雷德尔以及整个德国海军梦寐以求的“大扩张的机会”。雷德尔后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现在回想此事，那时是我们扩军的顶点，也是我个人抱负的顶点。我想我有充分的理由坚定地走下去。有了这份协定，就不单是建造中的那两艘违规舰得到合法性方面的保证了。



■ 1936年10月8日，“战舰D”，即“沙恩霍斯特”号的下水仪式，希特勒和雷德尔皆出席了典礼。庆典上，元首和海军司令迥异的敬礼动作似乎很说明问题。

标准排水量33000吨、试航最高航速超过30节、侧装甲带320毫米、安装有三联装280毫米主炮3座，这是沙恩霍斯特级装甲舰建成时的数据，亦是雷德尔和纳粹德国海军扩展过程中留下的第一个脚印。《英德海军协定》赋予了德国海军一项他们梦寐以求的权利——建造战列舰。

马汉的理论在于夺取制海权和控制制海权，进而充分利用制海权带来的优势和便利，夺取制海权和利用制海权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新学派”和《外海巡洋战争》中所阐述的思想，则是建立在破坏敌人对制海权的控制上。这两种理论都不要求夺取制海权，而是单纯以破坏敌方对制海权的利用来实现其战略目的——即便突破封锁的巡洋舰依然无力抗衡敌方强大的主力舰队，但却能对没有武装的商船大开杀戒，亦可以伺机攻击防御薄弱的敌港口，对敌人的航运体系和对外贸易施以强大的破坏力。雷德尔在《外海巡洋战争》

中阐述的交战模式和海军战略虽然与之有所区别，但主导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即在己方无法掌控制海权的时候，利用远洋单舰突袭打击敌海上航运线，使敌方无法有效地利用所掌握的制海权。说简单点就是：我没得混，你也别想混好。然而毫不例外的是，这种带有应急性质的海军战略，会在国家状态转向正常之后遭到背弃。一如上文所述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海军建设，以及这里即将提到的德国海军大扩军计划。而在此之前，德国将预先享用他们得来不易的战列舰建造权利——“战舰 F”和“战舰 G”，即后来的俾斯麦级战列舰。

英德再度交恶是在 1938 年，在此之前，纳粹掌权的德国已经成功越过了和约的藩篱，完成了重建空军、进驻莱茵兰地区等等冒险举动，而英国甚至是德国的老对头法国都对此听之任之。直到 1938 年策动的德奥合并事件，英法终于无法坐视不理。虽然此次德国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威胁，充其量不过是一些来自国外的媒体口水和外交抗议。但之前进行得太顺利，导致这次遇到的“热烈反响”使这个国家又有了被四周敌人环顾的感觉。威廉·夏伊勒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从年中开始，希特勒在和他的助手谈话时，开始用“那两个讨厌的敌人”来代替英国和法国。

英德交恶对德国海军来说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因为在这个时候海军已将 2 艘建成时排水量超过 42000 吨、装备有 8 门 380 毫米舰炮的俾斯麦级战列舰投入建造。其他的诸多配属舰艇也正在建造之中，用于加强巡洋舰队的希佩尔海军上将级重巡洋舰早在 1935 年就已经开工。8 月，已经对事情有变多少有点心理准备的雷德尔得到了最高统帅部的直接命令，要求他将英国列为未来的作战对手之一，这使雷德尔觉悟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而此时，德国海军内部正在为进一步的扩军进行讨论。

德国海军作战参谋赫尔默斯·海耶受雷德尔的直接命令，负责拟定一份所需舰艇的建造计划。海耶时年 43 岁，是计划决策层中最年轻的一位军官，亦是海军扩军委员会的负责人。由于从雷德尔那里得到了有关战争危险的讯息，因此海耶的计划明显更像是一份临战前的准备方案。在他的计划里，几乎没有为大型军舰的建造安排下任何空间，充斥着当前保持一支舰队所急需的驱逐舰、护卫舰、辅助船，以及可以在短期内建成的潜艇。海耶的方案非常